

知了的叫声,标志着盛夏的到来。

乡下人已经习惯了这种聒噪,并陶醉于这种声音的美妙。每当夜幕降临时,劳累了一天的乡亲们便三个一团、四个一伙从闷热的家中走了出来,带一张凉席、几把凳子、一块布匹,找一个理想的地方铺开,或树荫下,或门庭前,或土堆上,或涝池旁等有利地形席地而坐。

在纳凉队伍中,有清一色的组合,也有混搭的色彩,大致的情形是,有男人团、妇女团、儿童团,还有光棍团,家庭和睦的便抱团纳凉,性格孤僻的则一人独处,可以说不拘一格,既兼容又排他。当然,男人们的纳凉方式往往充满了野性和雄性色彩,荷尔蒙的激素在空气中弥漫。他们几乎都光着粗壮的膀子、穿着大裤头,细密的汗珠从毛孔中沁出,发着晶亮晶亮的光。汗腥味、大蒜味、烟草味交织在一起。

这些终日辛劳的男人们,难得有闲情逸致的时候,所以纳起凉来格外放松舒心,有的喝着酪茶,有的抽着旱烟,有的淋漓尽致地放着响屁,有的听着半导体收音机里播放的秦腔,有的说着荤段子,听到动情处,大伙就高嗓门粗喉咙地笑起来,笑声穿透力极强。

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国际国内大事,中央对农村出台什么政策了,村子应该发展养殖业了。讲的人认真,听的人仔细。这些严肃命题谈过之后,又到了开心一刻,大家以唱秦腔的方式把纳凉活动推向高潮。林杰爸清了清嗓子,脸红脖子粗地唱起了《辕门斩子》:“提起来把奴才该杀该绞,恨不得把奴才油锅去煎,儿有令命奴才巡营瞭哨,小奴才大着胆去把亲招。”他刚唱了一小段,就卡住了,一阵咳嗽。众人大笑:你亏先人哩,往后甭丢人了。林杰爸一脸通红,正色道:咱又没吃喝嫖赌,有啥丢人的。看着他一脸正经的样子,大家又开始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把乡村的夜晚搅得沸腾。

有女人的地方,则有许多风情和生机。纳凉时,天上的月亮还算温情,探头探脑地从树叶的罅隙中伸出头来,斑斑驳驳地洒落了一地月光。女人们聚拢的地方要么有树要么有水,地形都是上等的风水,而使她们的纳凉场面多少有些别致。

在夜幕下,她们脱下白天裹得严

乡村纳凉

○老形

严实的衣服,穿得多少有点张扬和裸露。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她们有的咬耳扯袖、窃窃私语,说着家长里短、闺房秘史、委屈心酸,情到深处,一会儿格格笑了,一会儿又嘤嘤哭了,泪眼婆娑。

上了年岁的婶子们,突破固有的矜持和羞涩,叽叽喳喳,讲着那些吊着胃口的小段子,别人没笑,自己却笑得前仰后合。我们这些孩童有时也混在其中听笑话,正值懵懂时期,有些能听得懂,有些却含糊不清。

婶子们一看有孩子偷听,嗔怪道:碎娃们懂个屁,边上去。关于这些偷听来的轶闻趣事、笑话俚语,大多随着岁月的流逝烟消云散了,但有的却给幼小的心灵打下深刻烙印。

在纳凉人群中,四婆是孩童们最喜爱的人物之一。一到纳凉的时候,本村的、外村的孩子们就不约而同地来到四婆身边,听四婆讲各种各样妙趣横生的故事。四爷是在四婆年轻的时候被土匪打死的,所以四婆是个寡妇,一直没有再嫁,艰难地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四婆大约是孤独的原因吧,喜欢抽烟且烟瘾很大,她肚里的故事像树上的葡萄一串串一嘟噜,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我们这些孩子们也百听不厌,经常偷偷给她带包香烟或者好吃的果子,希望她讲更多的故事。四婆讲的故事大多是“下里巴人”。她讲的“三肖下凡”的故事,把我们带到北山那个令人神往的秘境之中;她讲的“楞娃与灰狼”的故事,教化我们如何做一个诚信诚实的孩子;她讲的“三娘教子”,教育我们要讲孝道讲善心讲感恩……四婆讲故事的时候,我们都沉浸在故事的情景中,久久不能自拔。每到关键时刻,蝎子蚊子总是乘虚而入,不是把这个胳膊盯了,就是把那个屁股蜇了,随着一声尖叫,“故事会”被搅局了,这个晚上的纳凉活动就告一段落,大家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

夜渐深,月亮开始打盹,知了的叫声也有点微弱了。突然,从田野吹来一股凉凉的野风,使焦灼的空气有了一丝凉意。纳凉的人知道时候不早了,就陆陆续续返回家中,开始进入梦乡。也许大家都做着同一个共同的梦,就是希望酷热之时下一场湿润的雨,让乡村变得清清爽爽起来。

此时,乡村真正由浮躁进入恬静,也是最淡定最曼妙的时刻了。

诗 歌 苑

与时间同行(外二首)

○张旭升

不必追赶时间,我们
并辔而行。漫游者的归途
不在远方,在所爱之人的凝视

你的目光,校准晨昏暖凉
将我 from 喧嚣中捧起
又盛放于必经途中

光,于我们之间往返了无数次
共立每一阵风,共创一处
无须命名的花园
根于泥土间彼此握住
果实也学会向阳
从不争辩谁先看见

时间温顺,驮我们走过
春分、霜降,成就
一场辽阔的抵达

嘘,别说话

如果一直是春天,就好了
杏花不会着急落下
我们有的是时间,把一句话
说上好几遍。说见过的云
听过的雨
我们坐在门槛上,一直到天黑
谁也不先说走。柳枝在风中
摇曳我的心
在开花的树下,有两个
不说话的人

一世情话

未说出的,都埋进冬日
等一个春天,长成树
阳光、雨露、风、时光的生长
皆围绕
待你走过,攒了一世的情话
沙沙,在耳畔回响

父亲的酷夏

○魏晓婷

今年的夏天,喊叫的人很多,有人一边汗流浹背,一边扇着扇子:“热死了,热死了!”当然好像也不夸张,太阳天天当班,流火烁金,大片大片玉米、高粱晒得拧了绳。有些有基础病的老人都住进医院保命。

当有人坐在空调房里,不想出门、不想干活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大半年的父亲,想到他的岁月里的酷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十多岁,下面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依次小三两岁。父亲在村里小学教书,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一家六口人六张嘴,挣的粮食总是不够吃。一放暑假,就是这样的酷热天气,父亲就拉上架子车,步行六七十公里,到宝鸡去拉麦草。据说宝鸡有几个造纸厂,最大的是礄溪五一造纸总厂。另外还有蔡家坡造纸厂。夏收后便是纸厂大量囤积造纸原料——干麦草的季节,如此便诞生了一种副业——拉草客——就是把夏收后的麦草,用架子车从四面八方拉运到造纸厂,扛到大草垛上摆好踩实,挣个力气钱。

每年夏季,凤翔、扶风、岐山、眉县,还有北山、甘肃等地的下苦人都拉着架子车往纸厂赶,父亲便利用放暑假的时间加入拉草客的长蛇队伍。

记得那年放暑假的第一天,父亲就拉着架子车蹒跚前行,留给我们的炎炎烈日下,一个看不清的背影。我们那时没去过宝鸡,只隐约感到要走很远很远的路。至于吃什么喝什么,住在哪里,我们从未想过,也没问过,父亲也从未说过,但以父亲的节俭程度,大概率不会花钱。关于“苦、



墨耘·曾广闲文专栏

顺境登山,逆境临水(2)

○墨耘

由于落差变大,瀑布渐次显现,形态各异,有的水流纤细绵长,如素纱垂落,轻柔洒落于潭中,摇曳生姿;有的依山势奔涌而下,湍急如注,撞击岩石,铿锵之声清亮悠远;还有的断崖飞瀑,气势磅礴,溅起珍珠无数,阳光之下光色绚烂多姿。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生起“飞流直下

三千尺”的赞叹和“溪涧岂能留得住”的感慨。

继续攀登,山路忽然陡峭,近乎垂直的台阶紧贴崖壁,逼仄险峻。抬眼望去,山路盘旋向上,隐于云雾草木之间,望不到尽头。此时再无半分轻松,双腿酸胀发麻,每向上一步,都需咬牙坚持。汗水早已浸透了衣

夏夜

○魏元澍

不必看见外面的东西。

蝉还在叫,一声比一声急。人们开始讨论蝉为什么叫得这样厉害,讨论天气什么时候会凉下来,讨论明天会不会下雨。至于门外究竟有什么,倒没有人在再问。

夏夜总是很长。

人往往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以后,先坐下来,等人安排,等人教,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自己终于足够熟悉、足够成熟、足够有把握之后,再真正开始做些什么。等得太久,便会变成一件需要别人提醒的事情。于是,椅子越来越稳,人也越来越习惯坐着。他并不是没有力气,只是不想再站起来。

夜里很安静。

不。

其实并不安静。

蝉在叫,电风扇在转,远处偶尔有汽车经过,楼下有人说话,城市并没有真正睡着。

雨水也是这样。

刚开始的时候,它们很响。后来,听得久了,便成了背景。墙角有一点水。起初只有一点,

个苹果切成四牙,我姐弟四人一人一牙,用舌头一舔,酸酸涩涩,有一丝丝甜,便觉得感受到了天底下极致的美味了。

此后每个暑假,父亲都会拉着架子车去一次宝鸡,去干他拉草客的副业。我们在父亲走过的路边沟坡上,一边割草喂猪喂牛,一边等待着父亲。热,火烧火燎的热——胳膊上晒得蜕皮,脸晒得黑红,我们也毫不在意,那时我们还不太爱美。我们能感知到父亲在遥远的地方,也在一样的炎日下,拉着如山的麦草垛,弓着背,蹬着土路一步一步往前移,汗水吧嗒吧嗒往下掉。遇到坑洼、陡坡,父亲怎么拉过去,我们无从知晓,也无法想象。

这样的暑假延续了很多年后,父亲不再去宝鸡,我才知道有了拖拉机拉麦草,架子车被替代。“拉草客”这个副业退出了历史,也淡出了我们的记忆。此后,父亲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和母亲一起耕种着几亩薄田,假期有了另外的副业——给人写字画画。再也没人提起过父亲拉麦草的历史。

如今酷夏坐在空调房里,我才想起,也意识到暑假去宝鸡拉麦草是父亲一生里最苦、最难熬,也最具代表性的打工时光。其间肯定有很多很多无法言说的细节和感受,可惜我还没来得及及仔仔细细地问父亲,父亲就突发心梗走了,空留下遗憾和思念绵绵不绝。

而在无穷无尽的思念里,最噬咬我心灵的,就是那年那月“父亲的酷夏”,以及千千万万像父亲一样的“拉草客”的历史。

衫,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有好几次,都想停下来歇一歇,甚至想要放弃。可每当这时,总能听见水流的声音——身旁的溪水已化作湍急飞瀑,顺着崖壁奔腾坠落,不惧艰险,冲破层层阻碍,一往无前,一派“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气象。这溪水像一位声音高亢的向导,也像一面催人奋进的战鼓,用它不畏惧不气馁的坚韧告诉我:坚持就是胜利。于是我加足马力,继续攀爬,不久就到达一个平台,只见一条飞瀑自百米之上飞流直下,落入平台前的潭底,水花四溅,弥散着弧状云雾,在水光映衬下,形成若隐若现的彩虹,绚丽而梦幻。

没有人注意。

水慢慢地渗出来,有人看见了,便说:“还不严重”,于是没有人去管。

第二天,水还是一点。第三天,还是一点。到了后来,墙已经湿了,人们才开始寻找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记得,最初看见那一点水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站起来。

许多事情大概都是这样。少听一句话,少做一件事,少坚持一次,少拒绝一次,每一次都没有什么,每一次都可以被解释成特殊情况,每一次都可以被认为并不值得认真对待,但人往往就是在这些“没有什么”里,慢慢变成了另一个人。

夏夜越来越深,蝉终于停了一会儿。屋里的人以为世界忽然安静了。过了一会儿,另一棵树上的蝉又叫了起来。

人需要休息,需要稳定,需要一间可以暂时坐下来的屋子,也需要在走了很远的路以后停下来喘一口气。只是不能把停下来,当成走路的终点。

夏夜仍然闷热。蝉声又响了起来。门也还在那里。屋里的人依旧坐在那把已经坐热的椅子上。

他看了看窗户,又看了看门,坐了很久。然后,门外又响了一声。这一次,他没有立刻起身,但也没有再把声音当成背景。